

全地要满了他的荣耀：重 拾真敬拜之真意

莫靳(Albert Mohler)

一个人如果浏览目前出版关于敬拜的著作，倾听在教会之间进行的对话，他很快就会发现敬拜是本地教会其中一个最富争议的问题。事实上，福音派世界中许多目前出版的的书的书名就可以告诉我们，今天教会在面临着一场“敬拜之战”。把“敬拜”和“战争”这两个词连在一起，这本身就应当让我们去作非常真诚和严肃的圣经思考。什么是敬拜？神希望我们在敬拜中该做什么？

目前关于敬拜的混乱病症表现在这个事实上，就是许多人相信一定要用某些修饰词或者形容词加在“敬拜”这个词前面，这样才会有敬拜。传统敬拜，按礼仪进行的敬拜，当代敬拜，混合敬拜，体谅慕道者感受的敬拜，赞美敬拜！但是到底什么是敬拜？

确实敬拜已经使得一些人去开战。在当地教会我们不仅看到有混乱，还有相争，争论和分裂。这一切说明了什么？杰克·海福德(Jack Hayford)，美国其中一位最热心倡导“更新敬拜”的人，认为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不亚于一次新的宗教改革。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是对教义的改革，是一场必需的改革，因为人得以重拾圣经真理。但是他说我们这个世代正在经历一次敬拜的改革，既是必需，也是历史性的。

我所关心的是，敬拜的问题不仅要界定我们的教会聚会，还要界定我们的神学和我们对神的信念。对于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比我们按照神要求我们敬拜他的方式来敬拜他这更重要的问题了。

杜克大学的文莱博士 (Geoffrey Wainwright) 提醒我们说, 神学和敬拜是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 他把宣教作为首要的背景, 以“三一颂” (Doxology) 来命名他那系统化的工程。我们当记住, 神学家的作用就是服事教会, 好让神的百姓更忠心来敬拜神。通过明白神在他话语中的启示, 我们知道他希望怎样得人的敬拜。主他自己提醒我们, 神所要的敬拜者, 就是那些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人 (约 4:23)。但是用心灵来敬拜神, 这是什么意思? 用诚实来敬拜他, 这是什么意思?

按照定义, 神学并不是一种象牙塔式的操练, 它不仅仅是一种学术讨论。神的百姓寻求去认识所敬拜的主, 去认识他要求我们怎样去敬拜他, 为此互相对说, 这就是正确的神学工作。所以, 在这看见之下我们可以问, 福音敬拜的正确条件是什么? 那些宣告是建立在福音之上, 顺服神话语的人, 他们当按什么样的模式来敬拜?

我们知道历代以来的敬拜史。我们知道宗教改革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知道英格兰的宗教改革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我们知道在从前, 那些被认为是不合圣经的东西被除去之后, 有什么事情发生, 然而我们看到这些同样的事情正卷土重来。福音派基督徒的敬拜境况如何? 我们用无法无天, 混乱和恐慌这样的词来描述, 这并不过分。

在这动荡之中, 我们来看看已故陶恕 (A. W. Tozer) 所写的, 这能给我们带来极大的鼓励。这是他几十年前所说的话: “我们看到有和风荡漾, 充满自信的基督徒, 他们和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没有什么亲

密关系。我们看到有教堂里报喜的男孩跳来跳去，让自己尽可能看上去像一个游戏节目的主持人。然而，他们是为了耶稣做这些的吗？！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根本不是为了耶稣的缘故而做；他们是凭他们自己的肉体做这些事，把教会当作剧院，因为他们还没有到真正的剧院愿意接纳他们的地步。”

陶恕展开进一步的论述：“在大多数福音派教会中，现在普遍的做法就是给人，特别是年轻人，最大量的娱乐和最小量的严肃教训。在大多数地方，要人去参加在其中唯一的吸引就是神的聚会，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人只能得出结论，那承认自己是神儿女的人对他厌倦，他们一定要被以宗教电影，游戏和娱乐为形式的彩虹棒棒糖引诱才会来聚会。”

“这影响了教会生活的整个模式，甚至带来了一种新型的教堂建筑，这种建筑是设计来容纳那金牛犊的。所以我们看到一种很奇怪的反常现象，就是在信条上正统，在实践上是异端。彩虹棒棒糖的技巧已经如此完全渗透进入我们当今的宗教思维，以致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它的牺牲品连发梦也没有想到这不是基督和他的门徒教训的一部分。任何对我们现在这种金牛犊基督教做法反对的意见都会遇到一种得胜口吻的回答，“但我们在赢得他们。”赢得他们去干什么？真正作门徒吗？背负十字架吗？舍己？与世界分别？把肉体钉十字架吗？去过圣洁生活？品格高尚？轻看世界的财富吗？严肃的自我操练吗？去爱神？全然向基督委身吗？”

当然，对上面问题的回答都是“不”。陶恕是在几十年前写下上面这些话，他肯定是预见到了将来。但我们也有当代的见证人。休斯（Kent Hughes）是伊利诺州惠顿市大学教会的资深牧师，他这样说：“今天基督教教界没有说出口，但是是越来越一致的看法就是敬拜主要是为我们的，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这样的敬拜聚会是聚焦在娱乐上的，敬拜的人是身不投入的旁观者，他们在安静地给表演打分。从这个角度出发，讲道成了一种共识的宣讲，为人感受的需要，为人感受到的计划，而不是神的计划去宣讲。这样的讲道总是专题性，从来不会是按照经文的。圣经的信息被最小化，布道很短，充满了故事。任何，一切被怀疑会让坐在一边参加聚会的人感到不舒服的东西都要从聚会当中除去……发挥到极处，这种理念就升华成为一种悲剧性的自我中心意识。就是说，每一件事情都要用它会怎样影响人来加以判断。这是很可怕地败坏了一个人的神学思想。”

休斯是对的。我们混乱的敬拜败坏了我们的神学思想，我们软弱的神学思想败坏了我们的敬拜。这些话是否在杞人忧天？它们确实是为了发出警号。但是其他的人说，“别担心，要高兴，去敬拜。”最近一位教会增长专题作者写道，“敬拜就像一辆汽车，把我们我们从我们所在的地方带到神要我们去到的地方。传送和交通是最重要的；方式或者工具不是最重要的。一些人在大教堂里敬拜神，用来自欧洲古典的巴赫和福列丰富的传统管风琴乐曲。他们开的是奔驰车。一些人在简单的木头搭建，带着指向高天尖顶的会堂里敬拜神，他们唱的是查

尔斯卫斯理或者芬尼克罗地亚（Fanny Cosby）的福音歌曲，他们开的是福特，或者是雪弗莱。一些人用带着柔和节奏的当代赞美音乐敬拜神，他们开的是开篷跑车。一些人伴随着吉他的颤音，把收音机调到最大声来敬拜神，他们开的是不带消声器的摩托车。”

但肯定的是，敬拜不只是从奔驰到摩托车的全范围的不同品位，其中一定要有更有分量的东西。“敬拜就像一辆汽车，把我们从我们所在的地方带到神要我们去到的地方。”当我们听圣经是怎样讲敬拜的时候，我们还能真的这样说吗？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对于敬拜基督徒有不同的意见，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闻，但是对我们来说真正的问题是，神自己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他的意见。神在乎他怎样受人敬拜吗？或者他是某一位自由不干预的神，不在乎他的民怎样敬拜他，而是满足于一种盼望，就是在某处有某些人用某种方法敬拜他？

圣经启示神确实在乎。利未记 10:1-3 见证了这一点。“亚伦的儿子拿答、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凡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

这些人是亚伦的儿子，但是他们做了神没有命令他们要在敬拜时候做的事情。他们在坛上献上凡火，就被烧灭了。很清楚，神对敬拜确实有他的看法。他是我们藉着耶稣基督来认识的神，在圣经里启示

自己的神。他是一位忌邪的神，一位爱我们，呼召出一群子民的神，也是一位教训，命令他的百姓，让我们正确敬拜他的神。

在一种意义上，我想你可以说，看全本圣经就会发现，就算圣经本身它里面都有敬拜之战。事实上我认为，你看回第一次谋杀，就会看到它也是和敬拜有关。什么是蒙主悦纳的献祭？该隐和亚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很不一样。

圣经讲得很清楚，敬拜是我们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我们去参加的事情，它不仅仅是牧师和其他执事的事，它不仅仅是音乐家和那些为聚会作安排的人的事。它是全体会众的事，因为敬拜是我们在一起做的事情。我们集体和普遍的责任就是按着神的心愿来敬拜他。

我们应当在哪儿找关于如何敬拜的教导？我们只能到一个地方去找，那就是神的话语。我们敬拜的规范一定要是神的话语，他已经讲出来的这话语。当我们转回这话语，我们确实就看到一种敬拜的模式，在圣经里从一开始到结束贯穿其中不断重复的模式。

我们应当在哪里找关于如何敬拜的教导？我们只能到一个地方去找，那就是神的话语。我们敬拜的规范一定要是神的话语，他已经讲出来的这话语。当我们转回这话语，我们确实就看到一种敬拜的模式，在圣经里从一开始到结束贯穿其中不断重复的模式。

正如改教家们所承认宣告的那样，圣经是“不能被规范的对各样规范的规范”。唯独圣经，这是我们敬拜的规范。在圣经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规范或纠正敬拜。圣经设立了条件，我们在以赛亚书 6:1-8 可以看到真敬拜的图景。

在以赛亚书中这很出名的“呼召”段落中，先知经历了神对他的显现，看见了那永活的真神。从这个相遇以赛亚得到了神让他作先知的呼召。

以赛亚回忆在乌西雅王死去的那年，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

神坐在宝座上，这是什么意思？很清楚这是王权和主权的象征，宝座表明坐在其上的既是君王也是审判的主，它代表了能力和公义。

但除了这位向以赛亚启示他自己高高在上的主以外还有别的人。衣裳垂下，带着他的荣耀遮满圣殿的那一位并不是单独一位，以赛亚不是独自一人，在中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别的被造之物。第 2 节告诉我们说，“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

这些撒拉弗（字面的意思就是“燃烧”）有六个翅膀，这六个翅膀有极大的象征意义。“用两个翅膀遮脸。”这肯定是代表降卑，他们不敢去看神的圣洁。“两个翅膀遮脚。”肯定这代表纯洁。“两个翅膀飞翔。”但这些带着翅膀的被造物不是仅仅在飞翔。他们“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我们知道，“圣哉！圣哉！圣哉！”这几个字是三一的圣哉。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没有足够的比较或最高形式的用法，所以这重复的模式是被用来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在启示录 4:8-11 再一次看到这三次重复的模式：“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早期教会在这个模式中看到三位一体的含义。我们用新约圣经的眼光回头去看，肯定可以看到这是得到确定的，但是这说法的中心要点看来和创世纪 14:10 是一致的。在那里我们看到原文的说法是“坑，坑”，这可以被翻译作“深而大的坑。”掉到坑里是一回事，掉到一个“坑，坑”里又是另外一回事。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本质，身份，其特点就是圣洁的属性。

神的圣洁意味着什么？它肯定是指他与他的造物的分别。他所是的是我们所不是的。我们是有限的，他是无限的。神是超越至上的。神的分别肯定启示出这不同，他的道德本性和我们道德本性之间无限的反差。圣洁也肯定是指着他的威严和能力说的。

莫提尔 (J. Alec Motyer) 把圣洁定义为“神全然和独特的道德威严”。这是一个极好的表达——神全然和独特的道德威严。杨格 (E. J. Young) 认为圣洁是把神和他的造物分别开来的神的完全的全体。那让神为神的几乎是我们所不能定义的。圣洁包括了神所有的属性。决定他是神的就是他的圣洁。

我真不知道那如此多前来敬拜神的人，他们对神的看见和撒拉弗在这里对我们所说的到底有没有一点相似。我们是否敬拜神的时候，是认识到神是圣洁的，“全地要满了他的荣耀”？我担心不是。我真不知道在我们的敬拜中我们是不是遇见任何像这对神的看见。那些来参加我们敬拜聚会的人是否面对面认识到神的真实？还是他们离开的时候，看见的是某个小一点的神，某个脱水的神灵？敬拜就是神的子民聚集在一起承认他配得，他的“配得”。如果我们不清楚神是谁，我们怎么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敬拜的模式本身就要见证神的品格。

主观和客观之间存在一种对应关系。在敬拜有主观因素，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敬拜的主观经历一定要建基在永生真神的客观真理之上，建基在对那位在圣经中启示他自己的神的经历之上。

一位出名的英国哲学家斯克顿 (Roger Scruton) 认为敬拜是最能证明人或团体到底是怎样相信神的指标。他是这样说的：“敬拜之举要比任何神学更能精确界定对神的看法。” 斯克顿所说的其实就是，“如果你想知道一种人相信神到底是相信什么，不要花时间读他们的神学家所写的东西，而是要看他们怎样敬拜，听他们唱些什么，听他

们怎样祷告。然后你就会知道，他们相信他们敬拜的这位神，他们是在相信什么。”

我对福音派敬拜挥之不去的担忧就是，人绝不会通过我们的敬拜认识到圣经里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相反我们在如此多教会里看到的是对一位“麦当劳式的神”的“麦当劳式的敬拜”。但这位虚浮，没有分量，毫不起眼的神到底是哪一种神？一个观察我们敬拜的人从我们的敬拜能对圣经的神有任何认识吗？我有时候真不知道，这是偶然的，还是一种刻意的回避。

亨特（George Hunter III）认为一家兴旺的教会一定要行出“赞美敬拜”，他提出了两个理由：“1) 这要提供一种赞美的机会，让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人能与之拉上关系，找到意义。 2) 通过提供一种除去那些让人感到不自在因素的聚会，我们的人可以邀请他们的朋友来参加，而不是有一种聚会，是他们害怕邀请他们的朋友来参加的。”这可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次序颠倒。赞美敬拜的目的首先是“提供一种赞美的机会，让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人能与之拉上关系”，但是第二点，他认为，通过除去他所认为是“让人感到不自在的因素”的东西，人们可以有一种乐意邀请他们的朋友来参加，而不是害怕邀请他们的朋友来参加的聚会。但是我们去查圣经，很清楚圣经里有太多的“让人感到不自在的因素”。事实上，如果你要把让人感到不自在的因素从圣经里排除掉，结果你就会得到一本很薄的书了。

希伯来书 10:31 启示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我害怕，在我们敬拜中所做所说表明出来的那一位神，到底有没有一点点是可以让人联想到是令人觉得可怕的神的，只要看看我们赞美诗诗集的退步就可以见分晓了。

圣经告诉我们应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弗 5:19)。但是我们怎样衡量我们的诗歌？我们一定要用它们的内容，按照它们所表明的神来加以衡量。在这方面我们看到福音派基督徒所用的赞美诗诗集是退步了。我们看到对确信之事的放弃，对文化的妥协。我们所看到的丝毫不亚于是一种内容的“沉默不语”。我们从“圣哉！圣哉！圣哉！”退到了“神这好好先生”。

多恩 (Marva Dawn) 在她所著的《外展却不沉默不语》(Reaching Out Without Dumbing Down) 一书中认为，当代音乐有太多放弃基督教信念的地方。这不仅仅是口味和风格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放弃韵律，形式，诗集和结构，这还是内容的放弃。我们一定要避免这样的放弃。但是我们也要清楚知道，并不是所有在“敬拜赞美”名义下的诗歌都是放弃了教义真理。其中很多是有丰富的圣经内容，很多是直接出自诗篇和其他的圣经章节。但是那不可回避的问题还是“我们要用什么标准来判断敬拜”？是否仅仅是会众所选择的品位和风格？我们聚会大部分时间所选择的音乐和赞美诗归根到底就是无休止地重复副歌部分，正如一位批评的人所说的，这其实就是“一句话，两个调，三个钟头”。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

这种妥协的基督教会带来什么结果？我要再一次引用陶恕的话：我们简单化，一直到基督教变成了这样：神是爱，耶稣为你而死，相信，接受，喜乐，找乐子，告诉别人。我们出发吧 —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教。对这整件事情我是根本不感冒。时不时神的一只可怜流血的羊竟然靠这些活下来，我们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这样。

真正的敬拜始于对圣经中的神，那位永生真神的认识。

真正的敬拜不仅始于对永生真神的真正认识，而且接着，真正的敬拜引向认罪，包括个人和集体的认罪。在这段经文里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这点：“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以赛亚做了什么？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当以赛亚看见真正永生的神，看见在圣洁中的神，他“灭亡了”。他终于认识到这位神威严的，道德的本性，他终于看到神的义和他的圣洁。思想这点，以赛亚自动就看到他自己全然的罪恶。他只能认识到他自己不过是一个罪人，按着在这里他自己的话，他是一个灭亡，被消灭的罪人，无话可说。他看自己要被灭亡。

我要说，不仅要有那些“让人感到不自在的因素”，我们的敬拜也一定要有这样的事。如果作为个人，作为集体，我们不面对面认识我们的罪，我认为我们就没有看见神，我们也就还没有去敬拜他。除了在敬拜中与神相遇，看我们自己是罪人，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可能呢？以赛亚说得既是个人也是所有人的。他对自己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他的认信受到沾染，他的见证并不纯洁。以赛亚从心眼里认识到他自己，也许是第一次认识自己，按着神看他那样看自己。当他站立在神面前，他说，“我灭亡了。”当我们面对面看待我们的罪，承认这些罪，知道他是信实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壹 1：9—10），神的百姓就有了真正的敬拜。

诗篇 51:1-4 给这种认罪作了一种榜样：“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惟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

每一个父母都晓得一种真正的认错和那种“脱身的认错”，那种孩子从房间里跑开，快快说“对不起，对不起”的认错之间有什么不同。有一种人，他有痛悔破碎的心，知道自己做错了，干犯了一种道德标准，这种标准不是由自己主观所定，而是固定的，自己是得罪了一位永生的真神。这就是以赛亚所做的。然而我们害怕，大部分我们以为是认罪的，其实根本就不是认罪。这只不过是急匆匆的半个抱歉，不是我们在诗篇 51 篇里看到的那种破碎。我们一定要面对面看待我们的罪。

第三，真敬拜要导致救赎的彰显。救赎的彰显意味着福音的传扬。我们在以赛亚书 6:6-7 所看到的是一种救赎的彰显：“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这个场景很清楚是预示着基督的工作，它是神单方面的作为，它是单方面的赎罪的牺牲，它是赎罪的情景。以赛亚绝对是什么也没有带上，他已经被带来面对面看自己的罪，现在他认识到救赎全然是本

乎恩典，它是代价高昂的。毕竟这炭是从坛上取下来，而不是从一团篝火里拿出来的。

马丁路德在思想这两阶段的过程时说，以赛亚首先看到他自己的真实面貌，就是一个灭亡了的罪人，接着是一个经历了这种救赎的人。马丁路德说，“先知的救赎就是他被这样扔到地狱里面，好使他可以被带出来，也带领别人离开因律法的不洁，进到基督的洁净里面，结果唯有基督必然掌权。在这里一种从死里的复活发生了。”这也一定要发生在我们的敬拜里面。真敬拜要求我们看到永活的真神，然后看到我们自己在罪中的真实面目。通过认罪转向神，我们经历救赎的彰显和宣告。

真敬拜总是在传扬福音，神在耶稣基督里所成就之事的好消息。它宣告基督的作为，是以十字架为中心的。我们和使徒保罗一道说，“我们以基督的十字架为夸口。”我们向被掳的宣告得释放，向一切相信他名的人宣告恩典和赦罪。如果罪人到他这里来，他决不会把他们抛弃。

第四，鉴于神已经成就的，真敬拜要求人有一种回应。以赛亚记述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第8节）我们在这一段看到一种差遣，和马太福音 28:18-20 的类似，在那里主命令他的门徒，“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在这大使命中他讲得很

清楚，这些门徒要去使万民作他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教训他们遵守他所教导他们的一切。

敬拜要求有一种体现在宣告福音，传福音和宣教中的不断回应。如果我们的敬拜软弱无力，我们宣教的见证也会变得软弱无力。我们会忘记那位差遣我们神，我们会忽视他差我们去传扬的救赎的信息。

一位论述敬拜的现代作家评论说，“问题不是你怎样敬拜，问题是你敬拜谁。”我要说，敬拜谁决定了怎样敬拜。这是否意味着所有的问题都绝对简单化了，我们可以回到圣经，看到一种针对每一个礼拜集体敬拜次序的具体轮廓？不是的。这是否意味着敬拜没有多样性，不应该有多样性？不是的。这是否意味着风格要有所改变？是的。这是否意味着敬拜的风格会多样？是的。然而，我们一定要区分风格和形式。我们一定要总是按着圣经的形式，总要尊崇圣经的模式。会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语言，每一种人会有自己不同的语言，会有不同的情景，但是总是要有真实的基督教敬拜的基要标志。

我们一定不可满足于一种按自己喜欢，自由放任，咖啡厅式的敬拜组合。敬拜有圣经的模式，是我们一定要跟从的。风格会变化吗？是的；但是敬拜必须总是指向神的。敬拜的风格会有多样性吗？是的，但是一定要有一种荣耀的目的，跟从这清晰的圣经模式：就是按照圣经的规范衡量一切，神已经在圣经里启示了他希望自己怎样受人敬拜。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过程中互相学习，作为神的百姓，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在圣经之下行事正确。

我们是为了敬拜神而被神所造。我们得救的整个经历述说了我们是如何被神所造去敬拜他，但因着我们的罪失去了那真正和真实敬拜的资格。藉着在耶稣基督里神的救赎，我们为了敬拜神的目的而得以重新被神创造。在圣经里我们每次得以一瞥天堂，这都告诉我们敬拜将会是我们直到永远的工作。为此目的，我们正被神预备，就算在现在也是如此。